

首届

中国西部 散文奖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隆重推出

【获奖作品集】

高宝军 高植林 刘志成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 高宝军, 高植林,
刘志成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2

ISBN 978 - 7 - 5087 - 3116 - 2

I. ①首… II. ①高…②高…③刘… III. ①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4443 号

书 名: 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主 编: 高宝军 高植林 刘志成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302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80 元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西部散文家》杂志社 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名单 (1979年1月—2009年6月)

一、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名单(散文集)(10名)

- | | |
|-------------|--------------------------|
| 陕西/史小溪 | 《淳朴的阳光》(2003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
| 新疆/周涛 | 《周涛散文》(1998年东方出版中心) |
| 内蒙/尚贵荣 | 《流浪的云霓》(198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北京/冯秋子【蒙古族】 | 《圣山下》(2006年鹭江出版社) |
| 内蒙/刘志成 | 《边地罹忧》(2004年远方出版社) |
| 云南/淡墨 | 《淡墨散文诗精品选》(200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
| 甘肃/铁穆尔【裕固族】 | 《星光下的乌拉金》(2006年甘肃文化出版社) |
| 宁夏/杨天林 | 《游牧宁夏》(2009年5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
| 青海/祁建青【土族】 | 《玉树临风》(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 贵州/刘照进【土家族】 | 《陶或易碎的片段》(200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

二、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名单(单篇散文)(12名)

- | | |
|----------|-------------------------------------|
| 新疆/孤岛 | 《人生秋语(五章)》(《散文》1993年第2期) |
| 青海/海桀 | 《天湖》(《延安文学》2000年第5期) |
| 内蒙/许淇 | 《追赶马群》(收选1998年东方出版中心《中国西部散文》) |
| 云南/于坚 | 《云南冬天的树林》(收选《新课标人文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高中第1卷) |
| 四川/牛放 | 《冷暖成都》(收选《中国西部散文精编》,金城出版社) |
| 陕西/刘成章 | 《安塞腰鼓》(《散文选刊》1992年第5期) |
| 陕西/崔子美 | 《羊皮扇鼓》(《西部散文家》2009年第2期) |
| 甘肃/人邻 | 《穿过风景的旅人》(《花城》2007年第3期) |
| 陕西/单振国 | 《陕北的羊群》(《散文选刊》2006年第9期) |
| 内蒙/李红梅 | 《大漠生存》(《散文海外版》2006年第6期) |
| 兰州部队/杨闻宇 | 《骆驼城春色》(收选2009年作家出版社《中国西部散文地图》) |
| 新疆/陈漠 | 《在路上,棉》(《西部散文家》2008年第3期) |

三、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名单(单篇随笔)(10名)

- | | |
|--------|----------------------------------|
| 重庆/吴景娅 | 《看吧,这群沉默的家伙》(《海燕·都市美文》2006年第12期) |
|--------|----------------------------------|

中国西部散文 60 年

高彩梅

中国东、西部的区域位置划分早在《史记》中就写道“河以东强国六”，“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这里的“河”即黄河，“山”即秦岭。如果说黄河与秦岭相连一线以西的戈壁、沙漠、草原、湖泊、江流、河源、平野、峡谷、山岭、沟壑、雪峰、大阪、弄场、田垌、坝子……构成的西部的奇特、多彩、壮丽的地理面貌特征而令人为之神往，那么，西部散文家凭其对艺术的执著的探索精神和不倒的理想信念，作品所强烈凸显西部人文精神、大自然本质，凸显西部民族生存意识和生命体验，凸显西部的阳刚大气、豪宕正气，同样令人为之惊叹。她像舞袖长风抚慰了中国文学漠野，像古老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那暖洋洋的鲜活，为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种旷世的大美……

中国西部散文的出现，应当上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其时，著名散文家碧野和李若冰分别以《天山景物记》、《柴达木手记》锃亮的光芒，初步镂刻出了一个西部散文的轮廓。《天山景物记》、《柴达木手记》的那种西部粗犷美、豪放美，在中国文坛开始登台亮相。到 1985 年左右，西部散文，从涓涓细流，汇成一条直奔浩渺大海的文学之河，并开始以恢弘的气势张扬西部的人文精神和民族个性，以独特而深厚的精神内蕴揭示西部文化在历史与自然中呈现出的巨大张力和深邃内涵，展示西部作家独有而强烈的生命体验。这时的西部散文已初步形成西部散文这一流派，并日益受到文坛的重视。在这个阶段，代表散文作家除陕西的李若冰外，还有内蒙古的许淇、甘肃兰州部队的杨闻宇、陕西的刘成章等人。

李若冰不但是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的连接人，更是西部新时期散文的连接人，著有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旅途集》、《红色的道路》、《山·湖·草原》、《神泉日出》、《爱的渴望》（合作）、《李若冰散文选》、

土壤好也罢，环境恶劣也罢，总长得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它所求甚少，却慷慨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树冠庇护着羊群，树皮晒干磨成粉与玉米面和好能做成香喷喷的饴饴。其实，榆树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正是西部一代代作家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写照——无私无畏的坦荡，无尽无限的奉献，构成了西部散文家人生的主旋律。在这个阶段，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西部散文的繁荣，生于 70 年代初的内蒙古散文家刘志成像第二阶段的史小溪一样，肩负起了浩浩使命，像榆树的婆娑一样为西部散文的建设竖起一面呼啦啦的旗帜！2005 年的一个冬夜，曾以散文《怀念红狐》选入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的知名散文家刘志成基于西部散文建设继史小溪之后无人问津的现状而彻夜未眠。他遥望夜色里的苍穹，幽深而诡秘，思绪沿着淡淡的星光飘向渺渺天际……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刘志成决定编选新的《中国西部散文百家》。经过一年多的艰辛约稿、编选，2006 年，近百万字的《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上、下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从多元文化选择、边塞传统展示、现代生命书写三个最能反映西部散文独特性的角度入手，共收选当代 103 位各民族作家的散文作品，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成长的作家为主，将一个完整的西部新散文阵容全方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使我们看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部中国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看到西部民族融合演变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西部大地上色彩斑斓的自然本色。2007 年，刘志成编选了近 60 万字的《内蒙古 60 年散文选》，该书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内蒙古 60 年来散文家一次全方位的展现，也是迄今较全面的内蒙古散文大卷。在 2007 年这一年，刘志成东奔西走，经国家机构批准创办了一家介于省级和国家级之间的作家团体——中国西部散文学会。2007 年 7 月，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挂牌成立。在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穷人阿里巴巴念了一句“芝麻开门”的秘诀，意想不到地打开了放着许多金银财宝的山洞之门。而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的成立，也成为中国西部散文作家的一个奏响跨世纪文艺创作雄壮旋律的秘诀。这个散文领域的开天之举，无疑促进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散文家的交流，迫使中国西部散文家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在一片渺茫中选定前进的方向。当年，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在刘志成主席的努力下，又创办了国家正式公开发行的《西部散文家》杂志。由西部散文学会主办的《西部散文家》为全国唯一一家专刊中国西部（陕西、四川、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广西、贵州、云南、重庆 12 个省市、自治区）散文的大型省级纯文学期刊。本着“盘点经典美文，推举新锐作家”的《西部散文家》杂志无疑成为西部散文作家进行灵魂洗礼的阵地，滋润心灵荒芜的心园。它氤氲着一种崇高、宁折不屈的圣光。2008 年，刘志成又编选了近 50 万字

的《中国西部散文诗》；2009年，刘志成还编选了近65万字的《中国西部散文地图》，创办了每天浏览人数达5000多人的中国西部散文网，这些工作，体现出一个作家对新时代文艺大潮的探索与奉献魅力。从地上捡起一个丢失的麦穗，它的价值已超过了麦穗本身。那为西部散文事业执著的奉献精神，那一部部砖头厚的中国西部散文作家的作品集中亮相，那风雨中闪耀的永恒开拓辉煌……都是不朽的！

泰戈尔诗曰：果实的事业是高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刘志成，这一片扶衬红花，奉献果实，令人嗅着有清鲜之气的绿叶，被西部散文的魅力照亮了心灵的光焰。他已经预感到这项工程留下的巨大思考空间和无法估量的远景。在他的努力下，2009年8月1日至3日，为期三天的中国首届西部散文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族各界的著名作家145人，本地作家文学爱好者55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中国作协及西部12个省作协和20多家地方作协为活动发来贺信贺电。这次活动中有两道亮丽的风景：一是认真总结了从1979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间的西部散文现象，评选出了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二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西部散文论坛，有十几位著名的作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认真回顾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和艰难历程，当前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对文学领域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有待于我们克服和改进。散文节的举办，不仅增进了作家们的交流，让西部散文撑起了一片明朗高远的天宇，而且，像这样全国规模的、高层次的文学艺术盛会在西部实属第一次。无疑，这次盛会续写了中国西部散文史上辉煌的一页。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是多么崇高的人文品格、精神和纯洁的道德操守呀。

仿佛被巨大的磁力吸住了。第二阶段的史小溪在这一阶段同样为西部散文的发展在呼在鼓。2009年，由他编选的《中国西部散文精华》（四卷）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迄今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西部散文最权威最厚重最全面最精华的一套选本，包括西部十二省（市）260位作家改革开放30年来创作的西部题材散文精品。在史小溪看来：打着西部深刻的人文自然文化胎记，激扬西部的精神向度和生命维度，传达着沧桑而温情的生存体验，引领读者跨越地域获得广阔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便是一个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大西部”艺术精神世界。他说：“西部散文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它自有它的文化审美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价值取向。西部散文除了它的‘地域’特征，更有自己独具的精神特质。那种张扬的原始自然生命力，不屈的生命激情，雄阔、凝沉的意象，悲凉、悲苦、悲壮的生存意识，无疑是它的质核和根系。在沿海和中原地区

被后现代思潮扫荡时，西部散文所展示的自我生命精神因其‘超凡的脱俗和纯净’而傲然独立”。可以说，《中国西部散文精华》（四卷）的出版，无疑对芜杂混乱的当代散文是又一次的傲视、反叛与冲击。

——遗留胎气的西部散文，喷张血性的西部散文！这是怎样一条充满挑战、充满志趣，造福社会、完善自我之路呵！当富庶富饶之地那些散文在呻吟“吹大的泡泡糖”、“巴儿狗乖乖”、“不想上床”、“我是一个花心男人”的苦恼慵懒、浮躁喧哗、文化消费的时候，你尽可从这里领略帕米尔万山之宗，黄河长江之源，西陲长城，茶马古道，雪域的阳光，昆仑长云，蜀道绝壁，苍茫乌鞘岭，黄金蒙古包，香格里拉佛宫，陕北高原的流脉；领略野马，牦牛，北疆鲛，大漠胡杨，戈壁花芷，还有龟兹乐舞，黔南傩戏，康巴羌笛，青海花儿，以及西部散文家的艺术良知、理想信仰和心灵倚仗，他们与底层劳苦大众、弱势群体、不幸者息息相关的命运，博大的人文情怀……鲜花美酒、颂歌盈耳之外的惊涛骤起，只有泰山压顶，矢志不移，刚健挺进的西部文学奉献者才能体会到。神秘而崇高的信念，展现出了骆驼的负重跋涉精神，狮子的勇于拼搏气魄和婴儿的勃勃生机。世界文豪显克微支说：从杜卡里昂（普罗米修斯之子）抛出来的石头，必定是生出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彼此完全不相似。无疑，碧野、李若冰、史小溪、刘志成这三人是从水晶石中生出来的几个。海可以枯，石可以烂，而他们对西部散文作出的贡献将永远令人铭记。

在第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的“文化红人”继续笔耕不辍，并写出有血有肉扣动人心的篇章。这一时期，代表作家除内蒙古的刘志成外，还有新疆的孤岛、刘亮程，甘肃的铁穆尔、阿拉旦·淖尔，西藏的唯色，重庆的吴景娅，云南的余继聪等。

获得“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的孤岛是从诗人转入散文写作的，著有散文集《新疆流浪记》等。孤岛的散文以诗歌般精练的语言，使得语言传神入化，达到“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景愈深”的美感境界，让人重新唤起对语言的信心。他的代表作《寻找朋友》、《翻越天山：崇高站在美之上》，发挥了属于诗人的想象与创造的能力，新颖的感觉与听觉的结合，语言犹如矿琢金、铅拧银般的张力，个体情感和时代脉搏的交融，使作品达到了一种内在的文化情感和独具的人格力量的精美情韵。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刘亮程是2001年迅速在中国文坛崛起、名声大振的。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库车》等。他的散文是当代散文寻找语言出路的一次突围。他以自己的故土为立足点，以儿童的眼光和情怀叙述故事，多用拟人或是拟物的手法，进行人与物的角色调置，

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为自己心灵的坐标，会更贴近心灵、更贴近生活、更贴近大众，更自由，更生动，更放得开地吟诵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唐风”“宋雨”。

我们相信这种恢弘的爱心音符能够和着激涌腾飞的鼓点起舞。亦能随着奔瀑不息的黄河气势讴歌坚韧不拔，永不屈服。这种精神不仅仅是西部的，它也是全中华的。它塑造着欢乐、塑造着中国文学跳动的脉搏……

黄河万古奔流·····	史小溪 / 002
红嘴鸦及其结局·····	周 涛 / 010
走遍内蒙古·····	尚贵荣 / 014
蒙古人 ·····	冯秋子 (蒙古族) / 023
待葬的姑娘·····	刘志成 / 029
空山鸟语·····	淡 墨 / 033
苍狼大地 ·····	铁穆尔 (裕固族) / 037
日落大麦地·····	杨天林 / 047
瓦蓝青稞 ·····	祁建青 (土族) / 053
空鸟巢 ·····	刘照进 (土家族) / 058
人生秋语 (五章) ·····	孤 岛 / 064
天湖·····	海 桀 / 073
追赶马群·····	许 淇 / 077
云南冬天的树林·····	于 坚 / 082
冷暖成都·····	牛 放 / 086
安塞腰鼓·····	刘成章 / 091
羊皮扇鼓·····	崔子美 / 094
穿过风景的旅人·····	人 邻 / 097
陕北的羊群·····	单振国 / 102
大漠生存·····	李红梅 / 106

大裂变大融合。火炼长空，水激乱云，虎啸龙吟，雷奔电泻，一刻不停地切割着秦晋峡谷粗粝的青石岩层，叩探自己的命运，哺育一个伟大的民族。

于是，飘然文客，戎马武夫，无不在你面前表现出一种坦荡豪迈的胸襟，昂扬炽烈的精神境界。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黄河磅礴的气势令人动魄。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喷流射东海！”那黄河不屈的精神叫人折服。

——还有“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浑雄、悲凉、悲而不苦、苦而不怨、怨而不凉的描写，也令人倾倒……

黄河，世代代流渗在这个人类星球最大民族的血液中……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那首歌，那首黄河之滨的陕北人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歌喉，用他们的勇毅、坚韧、辛酸阅历和生命体验雕磨出的古老的船夫曲：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

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来搬？

我的眼界漂过最远古的羊皮筏子——把几张鼓起的羊皮和几根木棍捆扎在一起，沿着漫长的数千年岁月相袭走来的羊皮筏子。抑或是一只古老的船，浊浪长蹿的褐黄急流中，船头几个扎白羊肚手巾的老艄公，赤脚裸背，俯首抵臂，大张着口，高耸臀部，使出浑身的劲紧摇着棹柄。哗，一个巨浪劈头向船舷盖来，又一个巨浪向船舷盖过来。船儿时而甩上浪峰，时而跌进波谷。老艄公，一副铜铸的形象，搏风击浪，昂首把舵驾船驶向彼岸……

粗犷又粗犷的古船、粗悍又粗悍的船夫曲伴随着黄土和黄河，远了，逐渐在我视野消失——如苍凉的永久，历史的伟严，哲理的隽永。我知道，那是我的蒙太奇幻觉，是我心中的一种生命的撞击，是我内心蕴涵的悠远而深切的感怀。

现在，就要落在山陲后的初秋的夕阳，洒给黄河一派红色热情的气氛。黄河风卷浪高，浓重黏稠的浊流洪涛喧吼狂腾，巨大声响若万鼓齐鸣，浓烈的泥腥味满河谷放肆漂泊。两岸裸露的坚硬有力的青灰岩层，被阳光打磨成古铜，极为荒美。由飞瀑激荡升腾起的水雾经光线折射而闪耀出一道道神奇彩虹。

我很兴奋，我庆幸我留下来。

我想起刚才自己还在犹豫。车在路上出了故障，日光西斜才赶到壶口。他们

嘟嘟囔囔。按照他们，瞭上一眼也就足了，于是他们不连贯地、傲慢刻薄地指责了半天属虎人（我属虎）的本性利己，生性多疑，爱炫耀，反复无常。最后一扭身挤上那辆赶趟的小面包车闹嚷嚷一溜烟的工夫走了。走了，走就走去。我主意已定。我要在黄河滩上住下来，经历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再说，我坦然。学者罗修德并不全像他们那么阐述属虎者：属虎者，生来不知疲倦，有些鲁莽并终生受着苦和乐的折磨。但不管他多么潦倒，孤独，所遭受的伤害和失望有多深，他们都是不会气馁的。他痛恨被人轻视，乐于采取独立行动，时刻迎接到来的挑战……这就够了，足够了。

黄昏，峡谷骚动不安的苍黛暮色就深刻下来了。两岸犬牙的锯齿的凸显凹褶的栗色状石山，滞重地指向天界，天界已属那种令人惊叹的浅蓝。远处村落一簇簇小屋升起缕缕炊烟，几只盘旋的野鸽子开始从那里轻轻着落。山垭壶口旅游管理处的那边透出几束凝红的光。河滩是低地，棕色的荒滩上不均匀地点缀着沙子、石头和野蒿的黑色。此刻，我想起保尔·瓦雷里的诗句：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我想起这些句子。虽然我清楚，我有些孤独，但我内心深处骚动的是那种孤独的竭尽全力追求一种善、美和一种崇高境界的人。是的，是追求。于是孤独而不消沉不绝望。自然，如果说我过去曾自以为懂得了一些什么，那么，现在我面向非凡气度的黄河，我立刻觉察到自己全部的肤浅和藐小。不，我并不理解黄河，因为这如天倾倒的飞瀑奔流不复的黄河，就是整个一部巨大的人类苦难史搏斗史开拓史。而我并不理解这条长达五千多公里，在亚细亚古铜色版图上滚动的河——这条在整个人类星球上也是无可比拟的东方雄牲之河！

我大把大把抓来禾柴蒿草，然后燃起一堆篝火坐下来。熊熊的火噼里啪啦，明明灭灭，生长着酡红和神秘。

乡民们说是石埭（壶口土称）内有一座美丽的晶宫水城，生活着应龙世族（龙，它浓缩着远古民族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也许，它们不安分守己。有一天终于爬上岸，然后蜕化，然后图腾……壶口，曾挖掘出由水生物向爬行物过渡的生物种族——二趾兽的化石。那个深奥莫测的壶口石埭，会不会有河怪？像人们耳濡目染的英吉利断带尼尔吉斯湖湖怪，刚果原始热带大荒泽泰莱湖的莽兽，阿根廷南部纳韦尔瓦皮湖中那个头大大的缓慢游动的神秘物。我幻想

着壶口龙潭的怪物，脊背已阴森森的，恐惧和一种电磁感应般的威慑已悄无声息漫漫全身。但我渴望……

没有什么。生命原本不在于珍惜，生命更在于扩张，从自在向自为裂变扩张。华夏祖先的一个部落就是这样的曾在这里生息并和大自然搏斗过。

何况我是二趾兽的后裔……

何况我带着酒，上等的好酒。这是我早就准备好塞入背囊的。对，抓过瓶子来，对着黄河，干一口，干杯！和我的二趾兽祖先，和这原始荒芜而永恒的河风。半醒半醉半睡眠状态，虔诚地膜拜一回壶口风涛，甚好。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拜倒在它的脚下——那是对力量的崇拜。

篝火渐渐熄灭，只有一两点偶尔被夜风掀开的猩红。夜现在沉沉的，我站起来向壶口下游走去。黄昏时宛若青铜浇铸的远山山体，此刻已变成一幢幢比夜色还浓重的僵滞的墨黑剪影。十里龙槽！那一条窄窄的石槽，几乎让人不敢相信那里面装着汹涌澎湃的黄河。我想起他们，他们准又在那里伴着他们自己独创的那些沙哑嘶叫的歌，还有吉他，跳开狂欢的霹雳舞或是缓慢节奏的“塔兰台拉舞”，那脚步肯定摆得嗒嗒的。还在白天，他们就在那个宽展的平台摇摆开来。让他们去。我要向未知的深处探寻，要贴着古老的黄河滩浪漫这么一个夜晚。思考的人生也许是一种痛苦，但唯其这样才堪称真正的人生。

夜风，焕发出它那种强暴的力量。背后，壶口的怒吼很清晰，却在逐渐减弱。才发现一轮朗月耀在峡谷昊空。壶口夜月玄黄莫测。

远处，枣核状的黑黝黝的河心礁石如俯视的一扇大门，横戈中流，秉分河水，似在无声叙说。

那就是传说中“山石为禹所凿”的“孟门山”。那孟门巨石之上，至今还赫然镌有前清丹州（今宜川）一位郡守“卧镇狂流”四个方丈朱红大字。孟门，实为黄河之巨扼。我国记载水道的地理书籍《水经注》曾生动复述过。

传说洪荒时代，黄河被孟门高山所阻，使天下洪水泛滥，人们只好爬到树上或在山岩峭壁掘洞藏身。大禹之父鲧，为拯救同胞，勇敢盗取上苍的“息壤”（神土），逢山斫木，垫平洼地，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加高……但是鲧，在羽山倒下了。因为盗神土，天帝派火神把他杀死在雷电轰鸣的羽山之野。鲧，是我们永远倒下去的父辈，他骄傲而悲惨地代表着古老的华夏，当然他同时又是照亮后代的灯塔！洪水重新泛滥。鲧的儿子禹决心继承父业。他发现黄河在壶口附近的孟门这个地方被石山阻挡，致使天下洪流汪洋。于是他劈孟门，凿龙门，疏通河道，遂使急流一泻而下直入东海，使人类得以生存的陆地露了出来……

后人总结他们的教训，得出：无源之水，可以壅防遇抑；有源之水，只宜宣

久，破冰期就到了，坚冰板块将惊天裂地般位移，洪流激浪将排山倒海猛烈拉开……

那个北方春季我要再来，我想，我的热血又开始澎湃……

（选自获奖散文集《淳朴的阳光》）

红嘴鸦及其结局

那个冬天是极其漫长的，好像是——季节这四个轮班的女护士当中有一个完全忘记了接班，而这一个交不出班去的就是那年冬天。冬天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护士，她因为交不出班去就不停地埋怨，絮絮叨叨，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大雪飘洒纷扬。

鹅毛大雪——冬天这位女护士的语言碎片，弥漫充塞在草原天地之间。就这样混淆了时间的界限，搅乱了季节的秩序，使等候春天的人们坐在火炉边变傻。

窗外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它们很是安详，一动不动。这是些在露天站着睡觉的生灵，正显示出一副麻木不仁的冷漠表情，好像漫天纷落的大雪和它们完全无关。

它们像疲惫的奴隶一般忍受着，站立在雪地里睡觉。耳朵上，鬃毛上，鞍背和后臀上，渐渐披了一层厚茸茸的积雪，甚至马的睫毛上也落了雪。它们连抖也不去抖一下，像几匹垂颈肃立的化石。

那年冬天，辽阔的巩乃斯草原变得寥廓了几倍，它显得很厚，很期待，仿佛一位等待远客来临的主妇在整个庭院里铺了豪华洁白的羊毛地毯，但是始终就没有一个脚印踩上去。那个冬天正是这样，那块豪华的厚毯始终没有脚印。

当时寥廓的冬天里，孤零零地有一座泥坯筑起的小屋，当时是这样。小屋里有一个泥砌的火炉，炉火非常温暖。巩乃斯的煤块是油黑晶亮的，着完的煤灰和中华烟的烟灰一样白。在火炉边，等候春天的人沉沉欲睡。

后来雪下得略微稀疏了一些。

泥屋里的人看见一只乌鸦落在近处的树梢上，换了好几个树枝，才站稳。枝上的雪被它弄得抖落下来，撒在它头上，乌鸦缩了缩小脑袋，好像一个耸起黑风衣领子的侦探，守在那地方。

又有一只乌鸦像是跟它们一伙的，也飞过来了，干脆落在泥屋窗户的土台上，隔着玻璃朝里面看着。这只乌鸦的眼光里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温暖火炉的羡慕，也没有对等待春天的人表现出惊奇和佩服，恰恰相反，有一种明显的轻蔑。

是的，没响，无动于衷，只有沉默。别的几位也察觉了这个问题，以为向导领错了路。向导肯定地自信地说：“没错！”然后手忙脚乱给大伙比画示范了一阵子。大伙如法炮制，脚蹬手刨。沙子只是“吱儿”、“吱儿”地像耗子叫，而且有气无力，少精无神。我又连着试了几遍，甚至把沙子抓在手中使劲搓，结果仍然如此。一股深深的失望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不想继续向上攀登了。啊响沙，响沙，你真的屈服了，沉默了？你知道我是怀着怎样急迫、怎样激动的心情来朝谒你的啊！我设想咱们有好多话要说，你说你那部悲怆的、呐喊的历史，那部为大自然重披绿装而不断呼吁的历史；我说我对你的渴念，对你的向往，可今天，你是怎么了……

伙伴们重振精神，又开始最后的攀登，我怕半途而废留下嘲弄的话柄，于是强打精神，一口气到达顶峰。一上峰顶，人们一个个骨头散了架似的，全趴下了。一个个脸色苍白，紧一下慢一下喘气。我心里堵得慌，嘴里苦水直流。和风吹拂，一阵四仰八叉的小憩，几乎虚脱了的人们蠕活过来。有的沿着沙脊光着脚片子朝库布其深处奔去；有的放声歌唱；有的诗兴大发，“啊”“啊”地即兴朗诵起来。我一边回味着向导的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四下瞭望。我看到了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脚下是罕台川。川里笼罩着一层蓝幽幽的雾气，显得深邃无比，神秘莫测。那股原本不大的水流，宛如一条飘逸的白练，斗折蛇行，蜿蜒北去，明灭闪耀之间，隐入北方荒野无边的溟濛苍黄里。西北望，库布其沙漠波迭浪涌，一直汹涌到天的尽头，那真正是沙的巨流，沙的海洋。用“黄沙直上白云间”来比喻，虽然形象，且有运动感，但绝对表达不出那种恢弘壮阔的气势来。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啊！无疑地，这万顷寒沙是从天而降的，要不，那本来湛蓝明澈的天宇怎么也是一片灰黄呢？我突然觉得，整个沙海会汹涌着咆哮着压过来，将我们所有的人吹灰一般席卷到罕台川里，永久地埋入沙的深渊里。

向导开始召集人们下山了。他将我们二十多个人一字排开，组成一道人墙，然后做了几个示范动作，于是大伙坐好在沙沿上，然后手脚并用，一齐跟着向导向下出溜。对这种摆弄，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对沙响不抱希望了。然而没滑出几步，奇迹发生了。先是，我感觉到身子底下一阵微微的震动，而后，隐隐有一阵沉闷的声响由远而近传来，显得急促，又有点压抑，但却是雄浑而又雄劲的，你分明能感觉出其间所包含的深沉的力度。这种沉闷和压抑，预示着有更大的爆发要到来。果然，我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悸中回味反应过来，那由远而近的沉闷的声响突然间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犹如千百架飞机超低空飞行，轰轰隆隆，惊天动地，浑然响成一片。那声浪如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一阵一阵充斥耳鼓。这声响完全是立体效果的，铺天盖地，惊心动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个女作

蒙古人

有一天，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我们正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轿车从通火车的城市出来，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流浪汉背着渍满油光的布袋四处游荡，或者坐在街边晒太阳、吹小喇叭（当地人叫它毕什库尔）的那座城市，像小人书里撕下来的一张画，已经遗落在遥远的山谷里了，隐隐约约又从那里传出一两声干燥的火车笛鸣，酷似深秋向南飞逃的最后一只孤雁在呻叫。我说：“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

可是才看见四五群土黄色的羊，他惊喜一阵就倒在我怀里睡着了。土道上趴伏的一堆堆牛粪已经风干，汽车一过，牛粪骨碌碌跟着跑出好远，跑进道路旁边的荒地。这条被勒勒车轧出来的土道无限延伸，在浩瀚的戈壁草原划出坚定的走向。当年勒勒车慢腾腾跋涉这条土道，赶车人倒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偶尔遭遇了狼或者金钱豹一类野兽，埋头赶路的牛立刻死死盯在原地，竖起犄角咩咩大叫，赶车人坐起来，抽出猎枪……紧张的对峙之后，牛车仍旧慢悠悠开路，野兽留在身后引颈张望，双方互不伤害，要有怎样的分寸和默契，内中奥秘只有当地人和同在那个环境生存的野兽们长年累月地揣摩了。一场虚惊算是远程旅行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时候，勒勒车满载而归，野兔、孢子、沙鸡应有尽有。长途大卡车第一次出现在这条土路上，就像喝醉酒的小伙子那样直着脑袋往前冲，几十年过去，颠簸的长途大卡车快跟爬墙上树的孩子磨破的衣裳一样多了。

长途轿车颠簸着前进，嘎啦嘎啦轰响。孩子不管不顾一直酣睡，他看见这片子大草甸子就觉得踏实，有了安全感，怎么会被吵醒呢？他尽可以在动荡的梦里，挥舞他的塑料刀剑，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连清醒的我也对汽车后面拖带的滚滚黄尘幻影幻现，和十七年前跟随一辆大卡车捕猎黄羊的惊险混淆在一起。那是哥哥开枪以后，受惊的黄羊反扑过来，猛追卡车，气势浩荡汹涌，那感觉真是落荒而豪迈。

长途车停下，已是黄昏，没风的日子，黄昏柔和极了，房屋暗淡，炊烟缥缈。疲惫的旅人走下长途车，回到自己的栖息地，这是一个看见风筝就喊“赛，

赛”，想和风筝干杯的草原小城。

孩子很懊丧，一路睡觉把时间都睡完了，问我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日子长着呢，你以后都能看到，山呀草地呀牛羊呀，草原上多得没有办法，你记着它，它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他说：“这地方想数清楚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小就想知道这座小城一共装了多少人，哪怕光数出老人和儿童，也没做到。”他显然知道他跟这里的关系，他出生不久，我就把他送回来，上幼儿园才接回北京。我们一想家的时候，就听回家时录下来的内蒙古的歌曲。此刻，他那双明澈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这使我又一次相信，和孩子的交流早在他出世以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通过神情，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他的灵魂，骤然照耀过对方。

我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这里的孩子们，愿意盯着那朵白云，热布吉玛额嬷叫它察干达拉额赫，也就是汉语说的白度母，他们盯着云彩从小城上空飘过，盯着小城像进入傍晚似的一下子阴凉昏暗起来。这时，云朵和它的影子快速飘移，孩子们跟着跑，大声呼喊着眼朵——他们心目中的天马：黑莫里！黑莫里！让自己跟上浮云，让天马的身影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以庇护他们这些常干一点坏事的孩子们那小小的愿望。不知不觉，跑出了小城，吉祥云朵回到它的世界去了，孩子们只好折转身往回走。他们不能跑远了，他们的翅膀还没有长坚硬，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他们的出生地，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时机。

太阳和云彩总在明媚的午后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孤寂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掀起脚板往远处跑，他们向往的远方神秘莫测，他们清楚去那里需要无比的力量，投下影子安慰他们的云朵就是天马就是方舟，总有一天会帮助他们离开小城到想象的天地里驰骋。在等待中，孩子们长大，而他们的长辈——草原上的老人，终于在祈祷了几十年之后，乘骑这种上天赐予的神驹，走向通往天国的路。老人与儿童，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膜拜旅行，只有上天知道，但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著的惯性，真的一往无前。

蒙古人居住的这块高原，冬天漫长，冰天雪地，寒潮频繁侵袭，夏天短暂干旱，温差悬殊，去过那里的内地人说那里“早穿皮袄午披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一到六月，人们就开始祈求雨水浸润他们的土地，但是雨水偏对他们极尽吝啬，牧草常年疏黄、低萎，难得葳蕤。一场大雨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好不容易落下了，却来得桀骜不驯、异常疯狂，无情地鞭挞草地和生灵。人们陆续走出家门，站在天空下，他们仿佛听到了神灵的召唤，在滂沱的雨水显现出远古声音的